

申云贵

故乡的山，是刻在我心底的记忆。

山不高，像鸡、像狗、像牛……山上有大树，也有小树。大树站在山顶，像威武的哨兵；小树站在大树旁，像乖巧的孩子。山上有草，也有花。草，一棵棵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郁郁葱葱，布满山岗；花，红色的像霞，白色的像云，黄色的像星星。山上还有果园，果树开花的时候，山上山下都是花香，闻一下，心旷神怡，再闻一下，就醉了。果子成熟的季节，山上山下都是果香，闻一下，馋了，再闻一下，口水就流出来了。果园是我们这些孩子神往的地方，也常常因为“神往”，继而“手痒”，最终在家里吃一顿“笋子炒肉”。

我偶尔上山采蘑菇、扯竹笋、捡地耳子，也偶尔上山追蝴蝶、掏鸟窝、捉“蚱蜢子”。我经常上山打猪草，这活儿，肯定比我写过的家庭作业多。打猪草的时候，兴许能碰到野鸡和野兔。野鸡很笨，伏在草丛里，一动不动，还以为你没有发现它。等到你靠近，它才惊慌地拍着翅膀往上飞。兔子非常胆小，见人就跑。有些聪明，往坡上跑，眨眼功夫，就消失在草丛里；有些蠢，一个劲往坡下跑，没跑多远，一路筋斗往下翻。

那些山，上半截是野生的植物，下半截则是村里人种植的农作物。

一块块不同形状的土地，散落在山脚和山坡。麦苗穿着绿衣裳，整整齐齐站在土里，迎风摇头晃脑；黄瓜苗爬上高高的支架，挂起一串串黄色小喇叭；红薯藤撑着绿色小伞，匍匐在地，生怕人们发现它藏在地下的“宝贝”。辣椒、茄子、豆角、南瓜、萝卜、白菜……一茬接一茬的蔬菜，染绿了山坡。

山上那些土，是村里人的“命根子”。记忆中，不管天晴下雨，都能看到村民在土里劳作的身影。挖土、播种、施肥、除草……他们把这些繁重而枯燥的活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。父亲就是这些劳动者中的一员。他每天都会去山上“修理”土地，“伺候”辣椒、茄子、豆角……累了，就坐在土坎上，吸着旱烟，和土里的作物“对视”，和山上的植物“对视”。父亲的眼里盛满温柔、疲惫和渴望。那些植物和作物，似乎懂得父亲的心思，“沙沙”地点头致意。土里的作物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，一天天长高，慢慢成熟，最终，变成我们体内的营养，变成我们身上的衣裳。春夏秋冬，父亲的身影都在山上出现。春夏秋冬不同的风，把父亲的皮肤吹成了泥土的颜色，把父亲的双手风干成了“枯枝”——父亲也成了一座山。

那年，父亲在山坡上种了十几块地的西瓜。父亲起早贪黑，像呵护我和弟妹们一样呵护那些绿色生命，十天施一次肥，半个月除一次草；干旱的夏天，从山脚的水塘挑水浇地，一趟又一趟，肩膀都磨破了皮。那些绿色的生命似乎感应到了父亲的辛苦，回报又大又甜的瓜。西瓜丰收了，卖了六百多块钱，父亲一高兴，花四百块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。从此，我们的视野越过了那些山，延伸到了远方。

“山上那些土，是你们的衣食父母，你对它们殷勤，它们就会保你衣食无忧。”父亲用最朴实的语言，教我认识山，教我认识生活。

劳累半辈子的父亲，四十九岁那年因病去世，长眠于后山，从此和山融为一体。父亲走了，山还在；山在，父亲就在。

缘聚缘散缘不断

陈梦琪

时节如流，岁月不居。不经意间，我与《邵阳日报》相识、相知、相守，已然二十几度春秋。

最早与《邵阳日报》结缘，自然是从作为她的读者开始的。那时，她还只是一张四开的“小报”。1999年，我第一次向《邵阳日报》投稿，在她上面刊登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《美丽的大篷车》。此后便“一发而不可收”，拙作频频在《邵阳日报》教育随笔、资江语丝、青年论坛、每周新说等多个栏目“亮相”。题材源自生活，标题亦较随性。比如《别把减负当“浮油”》《树上还有几只鸟？》《“流氓兔”是什么兔》《“挂点”干部挂什么》等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当时做老师，教育题材及教育栏目投稿较多，也因此结识了肖青华、陈文华等多位编辑老师，他们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。

期间与编辑老师还有一些暖心小故事。比如我写了一篇反映大学生校园生活的文章，标题是《大学校园“变奏”曲》。反映一些大学生上课把前排当“埋雷区”，一般都是空荡荡的，因为在老师眼皮底下不便“开溜”；考试“炒地皮”，就是换座位，坐到“学霸”周边去，好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；宿舍玩牌在走廊大叫“三缺一”，约伴凑角架场子。稿子寄过去，素不相识的张娟编辑特意给我写了回信，说稿子文笔很好，建议我换个写作角度，并鼓励我多投稿。后来我去报社见到了张娟，一个年轻的女孩，再后来她考上研究生走了。但这个走心的“编辑部的故事”留了下来。

再后来，大约就是2000年，邵阳日报社要公开招聘一批记者，我很心动。真的从没想过有朝一日会有机会考记者，做神秘的“无冕之王”。饶有趣味的是，因为是招聘制记者，一向对我关爱有加的族兄大哥担心“前程未卜”，不赞成我放弃“铁饭碗”，要我跟家人商量慎重决定。结果是大哥“多虑”了，我没考上。写作没问题，丢分在“文学常识”方面。

2000年底，我参加公务员招考，被录用到某区委办公

室，做文秘，向报社自由投稿就少了。但有时发新闻，也偶尔跟报社对接一下。但总体上是“淡出”了，我以为我和报社已“渐行渐远”。

意想不到的，2003年邵阳市新闻出版局公开遴选一名文秘人员，我有幸跨入新闻出版这个新领域。因机缘巧合，我再次与报社成了“近亲”。报刊年检、记者证申报、印刷出版发行会议及相关活动，工作联系不断增多，交情也在不断增进，更是认识了很多报社的领导、老师和朋友。罗础老师编写过一本新闻写作专著，还收录了我的一篇综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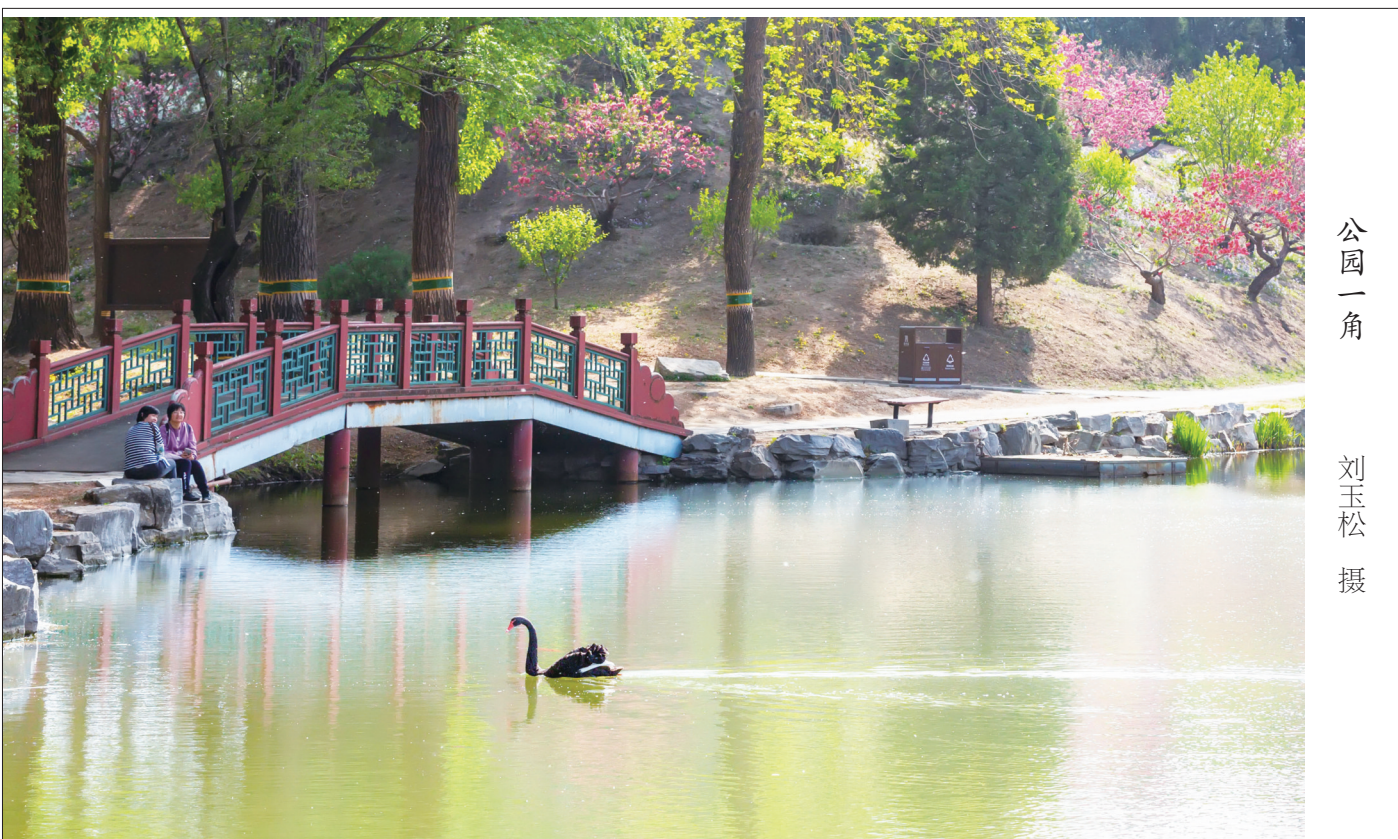
文化体制改革几起几落，机构职能分分合合，但我依然在“文化圈”里兜兜转转。与报社的缘分也是“若即若离”终不离，“缘聚缘散”缘不断。管理是服务，执法也是服务。无论行业监管，还是行政执法，守好阵地、促进发展的目的和目标始终如一。

对于《邵阳日报》，我还是一名敢发谏言的评报者。记得二十年前，有一次报社征集评报意见，我的评论赫然贴在“评报栏”。此评论剑指某些编辑把栏目变成自己的“自留地”。报社朋友告诉我，我的评论还受到报社高层点评，敢“开炮”、“瞄”得准、“火力”猛。现在想来，哑然失笑，真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不过想想，评报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，不搞“太极功、空对空”，正是我的“报人心”的体现！

现在，我又做回作者，与《邵阳日报》以稿为“媒”、再续前“缘”，很高兴，也很珍惜。

(陈梦琪，任职于市文化执法支队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 有奖征文



公园一角

刘玉松 摄

乡土视野

杨梅

夏太锋

每年端午节前后，杨梅开始成熟。在武冈扶冲一个叫仙人坳的山洼里，一群十一二岁的孩子像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不停。他们手里或提竹篮，或抄一根长长的竹竿来到杨梅树下。头顶白云缭绕，山岚飘飘渺渺，轻如薄纱。脚下山岭起伏，蜿蜒绵亘。山坡上挺立着一棵棵壮硕的杨梅树，虬枝旁逸，叶片狭长，枝叶间挂着一颗颗红艳艳、水灵灵的杨梅。

到达树下，这群孩子就忙碌开了，或低头拾捡被大风吹落在地上的杨梅，或用竹竿敲打树枝，顽皮的干脆爬上树干，骑在枝丫间摘杨梅，摘到中意的就往嘴里丢……吵闹声、欢叫声回荡在山谷。

这群采摘杨梅的小伙伴中就有我。外婆家在扶冲，这里盛产杨梅。每年杨梅成熟时，我就和舅舅家的孩子一起来到山上采摘杨梅。山上的杨梅有两种颜色，一红一白。红色的杨梅未熟时呈淡红，很酸，难以入口。慢慢地，淡红变成深红、乌红，这样的杨梅完全成熟了，水灵灵的。丢进嘴里咬几口，满嘴生津。细细品尝，甜中带带着些许酸味，叫人吃了还想吃。与红杨梅相比，白杨梅不那么讨人喜欢，未熟时青中带白，四周全是小粒，成熟后白中带青，同样水灵灵。尽管白杨梅味道与红杨梅不相上下，但我们只采摘红杨梅，大家喜欢吃的也是红杨梅。

山脚下有条小河，河湾处形成了水潭，潭水碧绿碧绿。岸边用青条石砌了码头，码头下游架了木板

桥，连接两岸。采摘好杨梅，我们坐在码头上，挑选出颗粒大的杨梅洗净，津津有味吃起来。我们把杨梅塞进嘴里，用牙齿咀嚼，将果核吐出，和着汁水咽下果肉。这种吃法不过瘾，好久才能吃完一颗。有人提议换种方法，立刻得到响应。于是我们不再咀嚼，而是“囫圇吞枣”，将果肉果核一口吞进肚子。吃着吃着，又有人提醒果核在肚子里不会消化，要将果核咬碎。新的吃法开始了，只听见这个嘴里“嘭”一声，那个嘴里“嘭”一声，咬了一阵，牙齿受不了，只好放弃了。古人说得好，“吃一堑，长一智”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吐核的吃法。实践证明，这是吃杨梅的最佳方法。

吃饱了杨梅，我们站在木板桥上一边摇一边唱“叠句”：“摇呀摇，摇到外婆桥。红杨梅，吃个饱，吃到牙齿酸倒了……”

成年后，我很少去外婆家摘杨梅了，然而童年吃杨梅的欢愉总是难以抹去。有几年，我给表弟打电话：“仙人坳的杨梅还有吗？”表弟回答：“有是有，但杨梅树变种老化了，果粒小，味道酸，没人吃了。我打算去靖州买些良种杨梅树苗，到时请你来吃。”

一年的端午节前，表弟邀我去吃杨梅。走进仙人坳，发现原来的老树全部砍掉了。表弟在山坡上新栽了几十株靖州杨梅，这些经过改良的杨梅树已经成林。树不高，枝丫挂满了一粒粒肥硕的杨梅，颜色乌红，散发出阵阵果香。这种杨梅果肉多，果核小。我摘了几颗，用瓶装水洗了洗就塞进嘴里，顿感一股浓郁的杨梅果香缠绕着舌头。吃了这种杨梅，就觉得儿时吃过的杨梅即使再甜，仍然无法和它相比。

杨梅需要改良创新，其他事物何尝不是如此呢！

(夏太锋，武冈人，湖南省作协会员)

古韵轩

西江月·乡土创作(外一首)

肖克寒

岭上炊烟袅举，溪边碾屋深斜。春来秋去爱山花。犹记竹窗夜话。岁月良多感慨，文章满是桑麻。俚词粗句未能夸。只此风情好画。

临江仙·自琼返湘

展翼腾空云彩里，阳光亮得均匀。海椰渐远故乡亲。临行方寸乱，岂不爱天伦。千里花开莺燕舞，心潮似幻如真。等闲又计一年春。苍茫闻布谷，催我笔耕人。(肖克寒，曾任新邵县作协主席)

鹧鸪天·参观武冈国防教育基地

(外一首)

唐国光

一杆红旗耀碧空，瞻观校队似长龙。炮前思绪如潮涌，机翼生辉引景崇。滋教育，续丰功，而今退役接连红。全球战火常呼啸，耳畔长鸣有警钟。

鹧鸪天·赤塘村观鱼

四月芬芳最美天，赤塘岸上步留连。鲤鳞戏水游人乐，配种臻成喜凯旋。寻妙法，创新篇，稻花鱼美拓财源。惠农和畅东风荡，致富迎来又瑞年。(唐国光，武冈人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)

题剪纸艺术(外四首)

刘博华

一纸初成兴未穷，村姑巧手剪春风。情涵云梦呼甘雨，“囍”映娇容对绿丛。

五角星星红烂漫，繁枝叶叶翠葱茏。山光水色惹人醉，起凤腾龙自称雄。

题邵阳县老干部大学获评省示范学校

妙笔丹青吐异香，老当益壮赋华章。夫夷图画传千里，乡俗歌吟誉四方。

巧手拨开云见月，纤腰摆出柳扶桑。胸中藏有黄金地，璀璨诗花满艺廊。

题塘田市镇

南方抗大竞荣光，学院威名内外扬。岁月沧桑传壮史，风云激荡铸辉煌。

夷江唤起清波去，革命赢

来幸福长。伟业千秋留胜迹，子孙万代沐朝阳。

题河伯乡

腊肉香飘河伯岭，杜鹃艳照有新闻。灰墙青瓦风桥梦，险壁悬崖洞府云。

日沐群峰多锦绣，烟荣野陌自芳芬。高山流水知音恋，古树盘根石将军。

题四尖峰

秀岭奇峰接碧天，层林叠嶂抱泉眠。胸藏万壑千山绿，眼望群峦百鸟旋。

沃野多情应笑我，氧吧有意醉花仙。人间最美休闲地，曲径幽幽赏杜鹃。

(刘博华，邵阳县人，湖南作家协会会员)